

大沙洼的蓝色嬗变

□ 李宁宁

日照，是值得一去的。

如果你去日照，请一定要去看看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碧海路201号。这片从1.2万亩荒沙里长出来的“江北最大水杉林”，正是一份写在黄海之滨的“两山”答卷：从“飞沙、海雾和小咬”的不毛之地，到“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66年接力，三代务林人把“不可能”种成了“可能”。

那日上午，我坐在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会议室的一角，视线划过一张张侧脸，望向会议室中间的张德银。这位日照市国有大沙洼林场退休职工，正对我们讲述一座林场的故事。64岁的张师傅是地地道道的“林二代”，父亲是林场第三任场长。他口音重、嗓门大，讲话像对着大海、森林或沙滩吆喝：“很多年以前，大沙洼可不是这样——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劲风裹着黄沙漫天跑！”

沙荒起笔：1960年的绿色誓约

打开话头的张师傅很健谈，

他说这地儿叫“大沙洼”。大是大小的大，沙是风沙的沙，洼是低洼的洼。“大沙洼，顾名思义，肯定是一大片地势低洼的沙窝窝。”张师傅的方言20%听得我一头雾水，80%里是满满的自豪与骄傲。

张师傅说，很多年以前，大沙洼的万亩沙荒涉及附近9个行政村。风沙肆虐的时候，很多人会分不清现实与魔幻。你听过地面的雷吗？大沙洼上有。你见过滚动的墙吗？大沙洼上有。你看过黄色的浪吗？大沙洼上也有。铺天盖地的、排山倒海的沙浪翻滚而来，连风都觉得自己太疯狂了。海雾还时不时地出来凑热闹，昏昏黄黄的太阳，“咕咚”一下从雾里翻出来，把自己摔得晕头转向，也把庄稼晒得晕头转向，田里甭想有个好收成。因为低洼潮湿，环境恶劣，小咬孳生，“飞沙、海雾和小咬”被戏称为大沙洼的“三宝”。

大沙洼可以种树吗？大沙洼可以变绿吗？

风沙看到，有一群人相信绿色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双手。“1960

年2月18日，国营日照县大沙洼林场挂牌成立。”资料性的文字对这件事是如此吝啬，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当时场部甚至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23年后林场才终于有了第一个大门。办公地点可以没有，林场大门可以没有，但“誓把荒滩变绿洲”的信念必须有。第一代林场人撒下第一捧草种的时候，自己也活成了一棵韧草；种下第一棵黑松的时候，自己也站成了一棵劲松。

风与沙结伴而来，还不等咆哮，黑松便倒下了。“因地势低洼，大雨过后，产生大量积水，刚栽的黑松基本死光了。”林场职工与风沙的斗争真是一波三折，有时风沙把人整得鼻青脸肿，有时人又把风沙整得俯首帖耳。一次次交锋中，林场人摸索出“大台田造林法”：挖1.5米深排水沟，把沙子堆成高30多厘米、宽30米、长200多米的台田，抬高地面、降低水位，盐碱地的树终于有了活命的机会。“风刮倒一棵黑松，他们种植一排黑松；风刮倒一排，他们种植一片黑松。”张师傅骄傲地说，“1962年，

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和设备的情况下,前辈们手抬、肩扛、锛刨,创造了一个绿色的奇迹。”林场栽下的 5000 多亩树木,在狂风推来搡去中,互相激励搀扶着,不时调整着自己的体态。一片以黑松、刺槐、紫穗槐为主的万亩防风林,在呼啸的海风里站稳了脚跟。

此后,风不再暴躁,沙不再狂怒。大沙洼林场总结出“沙滩育草、台田整地、松槐(棉槐)混交”的造林经验,在取得松槐造林成功的基础上,又相继引进了池杉、欧美杨等优质速生树种,还种植了 10 余公顷的苹果园。从

乔木到灌木,从大树到花草,从陆地到沟渠……曾经的不毛之地有了立体式林业。

在日渐蓬勃的林子里,鸟儿虫儿吟唱得格外卖力,特别是灰喜鹊,清清嗓子,亮翅抖羽,准备大干一场。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日照地区松毛虫危害十分猖獗。在林场主要负责森林抚育和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张师傅说起当年很是感慨,成千上万只虫子聚在一起,嘎吱嘎吱地咀嚼着树叶,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林业技术人员张天印发明“灰喜鹊驯养防虫法”,1982 年成立驯养站,380 余只灰喜鹊上岗,虫害面积

从 20 万亩降到 10 万亩,每年省下治虫资金 10 万余元,“以鸟治虫”登上了《人民日报》、被拍成了电影,成为全国生物防治的样板。

风脚步没有停下,林场人探索的脚步也没有停止。1973 年,时任大沙洼林场第三任场长的张先进——张师傅的父亲,常常穿行于咸涩湿重的海雾中。望着眼前白茫茫的盐碱沙地,他眉头紧锁。这片被当地人称为“不毛之地”的海滩,经过 13 年造林已有零星绿意,但要真正锁住流沙,还需引种更坚韧的树种。

那一年,林场职工丁原生踏



水杉林

上了去往南京林产工业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学习的路。同为“林二代”的丁兆森，不止一次听父亲讲起那段往事：返程时，36棵裹着泥浆的水杉幼苗就躺在他后背的柳条筐里。从车站到林场，海风裹挟着沙砾吹得人睁不开眼，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地上。颠簸中，树苗的根须透过薄布，像无数只渴求生长的小爪子一样挠着他的后背。他把几十斤重的柳条筐勒得紧紧的，这筐幼苗可容不得半点闪失。有段路突遇阵雨，他立刻脱下褂子盖住筐顶，任凭自己淋得湿透，却浑然不觉寒意。

同事们望着水杉小苗如获至宝，丁原生更是对水杉“宝宝”呵护备至。他每天看护数次，海风大的时候就站在苗旁当“人肉挡风墙”，用体温为幼苗保暖。有次台风过后，他在沙地里一棵棵扒找被掩埋的树苗，手指被砂砾磨出了血，也顾不上擦拭。日升复日降，当羽毛般的新叶萌出，林场沸腾了！如今，36棵“火种”已繁衍出1000余亩的水杉林，水杉平均高度35米，最大的一株胸径已达85厘米，当初小指头肚粗的苗子已然长成森林公园的生态景观核心。据媒体报道，较造林前降水量增加13.6%，风力减小

41.3%~61%，流动沙丘消失，“沙丘变良田”，38.8公里生态屏障让日照远离风沙尘埃，这个海滨城市也由此展开了新的画卷。

点绿成金：生态账里的经济账

风凝固在绿里，也凝固在林业人的汗水里。20世纪80年代末，林场由全额拨款转为自收自支，23个月发不出工资，欠款321万元。大家种果树、养猪、育虾苗、种蘑菇、做沙发，“只要能想到的都试过”。“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俺们也从没卖过一棵树、一车沙。”张师傅说到这儿，黑红的脸庞更显自豪。

困难和机遇相伴相生。1992年9月，经原林业部批准，鲁南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在大沙洼林场基础上成立，“两山”转化的闸门就此推开。“如何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接棒的“林二代”找准立足点：利用蓝天、碧海、绿树、金沙滩，以森林公园开发为契机，用旅游业带动林场经济。

一滴水可以折射大海的浩瀚，一粒沙可以映照高山的巍峨，一棵树可以感知一片海湾的生态建设进程。从“绿水青山”迈向“金山银山”的每一步都值得记录：

1994年，鲁南海滨国家森林

公园正式挂牌营业，2元钱的门票开启了大沙洼的旅游发展之路；

1995年，4万元的旅游收入，让林场人坚定了开发森林旅游的信心和决心；

1998年，林场引进了蒙古大营民族特色旅游项目，实现旅游收入50多万元，林场人的日子变得安稳又舒心；

1999年，东港区政府一号文件将1500亩沿海荒滩作为“筑巢引凤”的载体，引进31个项目共计1.8亿元投资落地；

2002年，更名为“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2005年起，林场旅游门票收入突破1200万元并逐年攀升，年游客接待量近百万人次；

2009年7月23日，“首届绿色山东生态文化论坛”在山东日照大沙洼林场举行，并发布了《首届绿色山东生态文化论坛大沙洼宣言》；

……

“老一辈在这里改造盐碱地，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护好这片好生态。”张师傅说。大沙洼林场从2000年开始，在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建设，在已开发的海滨荒滩上因地制宜地植树，增加造林绿化面积300多亩，实现了“越开发，森林越繁茂”

的目标。以旅游养生态，先后从旅游收入中返还资金500多万元，用于提高森林植被景观质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林场积极开展海防林改造实验，创造性地进行“林中造林，树下栽树”，大力发展立体复式混交林。改造后形成的林分，病虫害减少，抗逆能力增强，防护效能提高，景观效果也随之大大改善。几年来累计完成林分更新改造和抚育管理5000多亩，残次林改造2000亩。其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与更新改造工作被确定为山东省可持续发展十大科技示范工程。

“生态绿带来了遍地金。”说到这里，张师傅哈哈大笑起来。退休赋闲的他与老伴经营着一家渔家乐，日子充实又忙碌，孩子也依托森林公园，办起了民宿旅游，吃上了“生态饭”。绿色发展的果实，实实在在甜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大沙洼林场的森林旅游为社会提供了1500多个就业岗位，其生态经济效益辐射到了周边18个村庄。渔家乐的老板娘们整日眉开眼笑，欢快得像林子里的喜鹊。喜鹊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城市荣获过“联合国人居奖”，是“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被授予过“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入选过全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但它们知道好生态会带来好生活。

湾美业兴：412万客流背后的密码

走出会议室，风过林间如潮涌，绿浪呼啸而来，拍得人晕头转向。英挺的水杉雄赳赳地直冲天际，繁茂的枝叶手挽着手构成一片绿色穹顶，枝干肆意地又伸胳膊又伸腿。排水沟里几只斑嘴鸭不急不缓地游着，黑豆样的小眼睛瞅着水里的小鱼虾，再歪头瞅一眼树下追逐笑闹的孩子们。多像爱丽丝漫游的仙境啊！

森林的尽头是大海，阳光海岸绿道将两个“海洋”连接起来。一个蔚蓝，波涛汹涌；一个碧绿，波澜壮阔。我们奔向金沙滩的怀抱，这沙，可真细啊！赤脚踩上去，脚丫子便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一屁股坐下，就像坐在了绫罗绸缎上，细嫩、柔软又滑溜。啧啧！这感觉……怪不得有“夏威夷所不及”之说呢。

这般“水清滩净、鱼鸥翔集”的盛景，并非上天恩赐，而是一代代林场人一年又一年“种”出来的。300余种树种、248种鸟类在此安家，灰喜鹊、斑嘴鸭、黑嘴鸥与林海相守；7公里优质金沙滩、1.1万余亩森林、38.8公里海防林，共同构成了“林海+湿地+沙滩”的复合生态系统。

日子一晃而过，守护了这片绿海大半辈子的张德银，在2023年恋恋不舍地退休了。也是这一年，

林场启动了省级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老同志虽然离开了岗位，但他熟悉的林子，却迎来了更科学的“青春”。依托水杉林补植花灌，林场完成森林质量提升4400亩，探索形成的“人工水杉+花灌草立体模式”“黑松+麻栎复层林疏伐模式”，双双入选山东省十大典型案例。林场先后获得“全国林业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十佳国有林场”、首批“森林经营示范国有林场”等荣誉。

张师傅没在岗，但林场“两山”续章的热闹他比谁都清楚。生态的底色越亮，发展的底气越足；与检察院共建“益照山海”公益基地，创新海洋生态修复资金用法；将抚育剩余物与麋鹿粪便封闭发酵成有机肥，变废为宝；“森林+旅游/康养/体育”齐发力，森林迷宫、沙滩音乐节、姜太公文化夜游接连上新，二月兰、连翘成了网红打卡目标。2024年，公园接待游客38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00万元；联动吴家台、任家台等周边渔村，渔家乐年产值达1.2亿元。

更妙的是这套“护湾”的新逻辑。随着张北湾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以“林海”起笔、“海湾”落墨，陆海统筹、精管湿林。生态颜值稳稳换来了经济价值，2025年，公园接待游客412万人

次，创下历史新高。

潮起林海：三代人的守望接力

回望大沙洼里的树，每棵小苗都铆足了劲往天上伸，往天上长，为了能沐浴到更多的阳光；每棵大树都在极目远眺，它们能望见黄海，望见更远的地方。这片林子，张师傅肯定走过无数次，他的父亲也肯定走过无数次，或许张师傅一脚下去，恰巧就踩在了父亲的脚窝里。年轻人的脚步循着前辈们的足迹，重叠着、覆盖着、延伸着。地面因被一代代林业人重复走过，而变得更坚实、更宽广。这些树木也肯定被张师

傅父子一同注视过，从齐腰小苗到参天大树，树上落满了层层叠叠的目光。老的，渗进了年轮里；新的，浮在了树皮上。树会慢慢把新的目光吸进去，把老的目光藏进髓心里。

从1960年到2026年，66年，1.2万亩荒沙长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张北湾最坚实的生态屏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林要种，“两山”的接力棒逐步向新一代林业人传递。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变了，但半个多世纪代代相传的那份“誓把荒滩变绿洲”的初心没变，“宁肯掉下一身肉，不

让生态落了后”的信念也已融进了新一代大沙洼林业人的血液之中。风掠过树梢，光影斑驳间，仿佛看见一群群“播绿人”来了，老了，走了，又来了。

此刻的海湾正舒展着最美的模样，海水澄澈，沙滩洁净，水杉挺拔，斑嘴鸭划开细碎的波纹，灰喜鹊的啼鸣混着游客笑声。这是一场跨越66年的蓝色嬗变，没有终点——每一片新叶都是新的注脚，每一次潮涨都是新的章节。大沙洼的故事，还将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一直讲下去。■

（李宁宁，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



大沙洼林场7公里海滩 潘为兵/供图